



赎马记

故事集

曲艺杂志社编



PDG

編輯說明

随着工农业生产新高潮的到来，广大工农兵群众对革命文化的要求更加迫切了。为了帮助广大工农兵群众开展业余曲艺活动，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我們把近两年来的曲艺作品汇集成册，供业余曲艺爱好者采用。

为了方便讀者挑选，作品是按曲艺形式分册出版的。这个册子是故事集，共选收了故事七篇。《欧阳海救列車》是描写人民解放軍战士欧阳海舍身救列車的故事。《贖馬記》是写人民公社两个生产队为了一匹馬，表现出新农民的共产主义新风格的故事。《让水記》《婚事》都是写农村的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故事。《小数点》《买筐引起的故事》是写两位一心爱集体，勤儉办社的青年接班人的故事。《不能放下鞭杆子》是描写农村阶级斗争的故事。

目 次

欧阳海救列車	黃永泉 (1)
贖馬記	許 岱 (11)
让水記	农民 楊三苟 崔培瑞 (28)
小数点	許春耘 (32)
买筐引起的故事	农民 馬云翔 (39)
婚事	乔 琦 倪志华 (46)
不能放下鞭杆子	农民 李向荣 (58)

欧阳海救列車

黄永泉

今天我給大家讲的这段故事，发生在一九六三年的十一月份。十一月正是湖南的雨季，霪雨綿綿，时小时大，再加上颼颼的西北风，风大雨急，那雨点落到脸上，就象小刀子似的。哎，就是这样的天气，才正是咱們部队野营行軍，鍛炼过硬功夫的好天气。广州軍区駐湖南的部队，步兵一营三連，按照上級的指示，决定趁着这个鍛炼过硬的季节，来一次千里行軍，野营合练。

野营动员会刚刚开过，嗨！整个連队的准备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司号員把軍号擦得甌光发亮，炊事班把行軍鍋捆得結結实实，有些老战士正在談論着如何在这次野营行軍中，从实战出发，为了祖国、为了世界革命而真正练出一身过硬的本領，也有的新战士正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用主席思想武装自己，好經受这次行軍考驗。这时候在連部办公室，正由三連关連长主持召开野营前的軍事民主工作會議，各排排长、各班班长、連司务长、卫生員也全都参加了，會議进行到了最后一項，就听关連长說：“同志們，营首长还交給了我們一个任务，要咱們連出一个班，担任这次行軍部队的收容組，这次行軍新同志多，所以

收容組的任务很艰巨，支委会意見让咱們研究一下，看哪个班去合适？”連长的話还没說完哪，就听有一个人紧接着回答說：“报告，我們班去。”随着声音，站起来一个人，哟，好精神！只見这人年紀在二十开外，細高个儿、白淨脸儿，一双劍眉，再配上那对閃閃发光的大眼睛，看上去真是“眉清目秀，威武英俊”。說这人是誰？他就是我今天所要表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广州軍区駐湖南的部队三連七班长、共产党员，欧阳海。当时欧阳海站起来說：“連长，請把这个任务交給我們班吧！”关連长看了看欧阳海，微微一笑，連长笑什么？因为关連长早就摸透了欧阳海的脾气，过去無論分配什么任务，他总是搶在最前面，而且不論任务多重，只要交給欧阳海，你就放心吧，准能提前完成。今天，关連长早就预料欧阳海又要搶先发言，一看果然不錯，所以关連长笑了，当时就听关連长說：“好啊，七班长要求去，大家意見怎样？”“报告，我不同意，七班长身体不好，最近又犯胃病，我不同意七班长參加收容組。”有人不同意欧阳海去。这人是誰？連部卫生員，他叫孙連希。欧阳海一看卫生員小孙发表意見啦，心想：“麻煩了，我就怕你发表意見，怎么第一个还就是你呢。”哎，欧阳海为什么怕小孙发表意見？再說欧阳海主动請求任务这是好事啊，小孙为什么又不同意他去呢？說起来，这两人之間可还有些小故事，要說，还得先从欧阳海說起。

欧阳海从小受苦，八岁那年就在冰天雪地里光

着两只脚，跟着媽媽到处要飯，受尽了艰难困苦，直到一九四九年冬天，共产党、毛主席派来了解放軍，解放了他的家乡，欧阳海这才翻了身。一九五九年，他怀着十年来的願望，他带着深厚的階級感情，参军到了部队。一到部队，他就爱上了这个革命的大熔炉，他哪，也象熔炉里的一团火似的，越烧越旺，越旺越紅，在他身上总是有股使不完的劲。欧阳海心里总想：“干革命嘛，既然是干革命，就要拣最苦的活儿干，挑担子拣最重的挑。”所以你别看他长得秀气，干起活儿来素来人称“小老虎”，猛打猛冲，說干就干。可是也就因为欧阳海这虎劲儿，卫生員小孙可挨了連长不少批評，这不是就在行軍前不久，小孙为了欧阳海还挨了几次批評哪。为什么事？事儿多啦，有一次是为了施工练打錘，当时咱們部队支援矿山修铁路，三連負責备料打石头，因为开始打錘沒經驗，所以施工进度不快，眼看着祖国建設需要的矿石运不出去，这可急坏了欧阳海，为了突破打錘关，他就整天地掄着个大铁錘，白天练、夜晚练、从早到晚不停地练，經驗是摸到了，可是欧阳海练得两胳膊肿的象碗口粗，烧得又紅又燙，吃飯拿不住筷子，晚上疼的睡不着觉，可他从来沒吭一声，所以小孙也不知道，后来还是关連长半夜查鋪才发现的，为这事連长批評了小孙，这是一次吧！沒过多久，部队去帮助公社劳动，那天下着雨，所以大家都光着脚在泥水里呱叽呱叽地跑着干，欧阳海那就甭提了，跑的最欢，誰知道沒留神，他脚心扎进去这么粗个竹刺，脚心扎刺那多疼啊！按說

你就該上点药休息吧！欧阳海不，他也沒找卫生員，自己把竹刺拔出来，撕块手絹，堵上血口子，綁了綁，完了，挑起担子又坚持干了一天，到晚上脚可肿了，由于伤口发炎还引起了全身发烧。为这事关連长一面批評了小孙，一面就命令欧阳海好好休息，并且指定小孙負責照顾他。照顾是照顾，小孙不能老在班里看着他呀，再說那欧阳海也不听小孙的，只要小孙一不注意，欧阳海就溜了，一会儿帮助炊事班烧火去了，一会儿又帮助編筐組編筐去了，反正欧阳海溜一次，連长就批評小孙一次，气得小孙一肚子火，小孙倒不是挨了批評生气，气得是自己沒办法，看不住欧阳海，想来想去小孙实在沒法子啦，就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办法。那天小孙找了两根背包帶，連手帶脚的把欧阳海就給綁在床上了，綁床上他还不放心哪，又在床头上貼了个紙条，上写八个大字：“为了革命，不許出門”，写完了小孙一想，又在这八个字的下面，加上了五个小字：“上厕所例外”。欧阳海一看，嗨！小孙好厉害呀，哎，从这儿以后，欧阳海可真有点怕小孙了，这就是为什么欧阳海怕小孙发表意見的原因。其实小孙呢，也怕欧阳海，他怕欧阳海在这次行軍当中，又不注意身体，所以今天在会上，小孙才不同意欧阳海參加收容組。这样一来，意見就僵住了，会上关連长和同志們一分析，觉得这次收容工作是个既艰巨、又复杂細致的工作，大家提了几个班又都觉得不合适，所以最后确定把这个任务还是交給欧阳海这个班，“七班长，这次你們要单独执行任务，想一想

还有什么困难？”“沒困难，請連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們七班在，就沒有完不成的任务！”“好！那这任务就交給你們班了。”散会之后，欧阳海扛着領来的六个米袋子，高高兴兴地回班了。七班的同志一看班长这表情，就知道有新任务了，“忽啦”一下子全迎上来了，七班有个大个子叫李普生的，第一个搶着問：“班长，是不是有新任务啦？”“对，同志們，連首长把这次行軍的收容任务交給了我們班，还問我們完得成完不成？”“完得成！”七班的同志們个个什么样，我就甬詳細介紹了，就听刚才这一嗓子，你就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儿。欧阳海一看同志們这股热情劲儿，心里头甬提多高兴了，当时他詳細检查了班里的准备工作情况，一切就緒，紧接着他就給大家分米袋子，一見米袋子，大家都搶着要多背，欧阳海沒同意：“同志們，米袋子咱們还是分开来背，关于米袋子，我有个建議：这次行軍咱們應該好好地开展团結互助，不过米袋子很輕，才三斤多重一个，我的意見分到誰手，誰就一直背到底，中途不准替換，半路上吃誰的我就先收誰的，大家同意不？”“同意！”新战士李富仙答应得最坚决，李富仙这同志个儿长的小，过去几次行軍全是欧阳海班长帮他背这背那，这回呀，自己早就下定决心了，什么也不让班长背，所以一听班长建議背到底，正合他的意。当时欧阳海就把五袋子大米分給了別人，把一袋子黄豆留給了自己。李富仙一看很奇怪，怎么我們背大米，班长背黄豆呢？他心里納悶，可当时他沒讲出来。这时候熄灯号就响了，

全班安靜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天剛發白，部隊整裝出發了，按照規定七班擔任收容組，走在隊伍的後面，七班的前面是營的炮兵連。一路上，吃一頓飯，歐陽海收一袋米，今天收你的、明天收他的，兩天多功夫五袋子大米收光了，可是你再看歐陽海的身上，幾天來始終和出發一個樣，一大袋黃豆，滿滿登登六七斤，一直背着，一粒沒少。新戰士李富仙早就注意上班長這袋黃豆了，他見班長身體不好，就想主動照顧照顧歐陽海：“班長，把你的黃豆給我背一背吧。”小李這一說大家也全上來了：“對，班長，分開來背吧！”“哎，咱們有言在先，不許替換呀，既然說好了，就要嚴格遵守‘協定’。”李富仙一看班長不給，就跟歐陽海講開道理了：“班長，有言在先，可是也得靈活機動嘛！我們米吃完了，你的黃豆沒吃，分開來背那才合理。”“那可沒辦法，誰叫伙房先吃大米呢？”小李一聽還是不給，上去就要搶，這時候大個子把他攔住了，“哎，小李，你別要了，班長不會給你的。小李，你知道班長為什麼要背黃豆嗎？”“為什麼？我不知道。”“班長早就知道大米在路上先吃，黃豆那是最後到宿營地磨豆腐才吃的，就是因為黃豆要背到最後，所以班長才把大米分給了別人，把黃豆留給了自己，你明白不？”小李聽大個子這麼一說，才恍然大悟，班長這種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的高尚風格，小李心裏頭很受感動，他決心在這次行軍當中嚴格鍛煉自己，向班長看齊。走着走着，小李趁班里休息的時候，掏出空米袋子，在路邊裝上了滿滿登登的一袋子小石頭，也象

班长背黄豆那样，鼓鼓囊囊地背在了身上，他心想别让大家知道，誰知道大个子第一个就发现了，“哎，大家看，李富仙背上石头啦，小李，你是不是也在准备当班长？”一句話說得大家都笑了，小李沒笑，“去你的吧！我才不是想当班长哪，我是要向班长学习，这就叫‘优良传统，代代相传’，懂嘛！”“哟，小李，别不好意思的，小李，好好鍛炼鍛炼，你一定能接好班，当个班长。”“当就当唄！干革命嘛，如果革命工作需要我当班长，我就一定当一个象咱們班长这样的好班长。大个子，我說的对不对？”“对，对，一比零。”大个子平时最爱开玩笑，嘴巴厉害，今天主动认輸一比零，七班的同志一听就全乐了。一路上大家愉快的談笑着，忘記了艰苦行軍的疲劳。

这一天，也就是一九六三年的十一月十八日，天刚蒙蒙亮，部队頂着小雨，冒着大雾，沿着湘江岸边，从衡山又出发了，部队走着走着走到了一个长长的峡谷里头，两边是山，中間是路，路上鋪着明晃晃的两条铁軌，铁軌沿着湘江边儿在这儿形成了一个四十度的大轉弯。部队就走在铁軌旁边的小路上，正走着呢，就听“呜”！火車叫，这时候由对面开来了一列火車，这趟列車是由广州开往武汉的二百八十二次列車，車上有五百多名旅客，旅客中有鬢发已經斑白的老教授，也有久經戰場鍛炼的某部队师政委，有朝气蓬勃的青年男女学生，也有抱着婴儿的公社劳动妇女，大家在車上談笑风生，有的正在欣賞着祖国南方的秀丽河山，有的正在談論着祖国一日千里

的飞跃变化。这时候火车正以每小时三十公里的速度，哐、哐……满载着欢乐与希望，披风掠雾地开进了峡谷，开车的老司机王治卫，他一看火车到了这个危险的地段，精神特别振作，他一面探出身子向前了望，一面拉响了警笛：“呜”！火车鸣笛报警，飞进了峡谷。

火车一叫，因为峡谷的回声大，所以霎时间，真是山谷轰鸣，人马震惊！啊？！就在这危险的峡谷出了危险了，怎么回事？炮兵连一匹胆小的驮马惊了，这匹马抬起了前蹄，挣开了缰绳，驮着又高又大的钢铁炮架，“嘶”！疯狂地窜到了铁道上边，马和炮架都横在了路心，受惊的黑马，竖着两只耳朵，全身发抖，站在那死也不动了。马这一惊，驭手一现就慌了，上去拿着缰绳就拉，一个人没拉动，又上去一个驭手两人拉，“架！架！”马使劲往后坐，还是不动……这时候，火车已经拐着弯向这边开来了，正在了望的老司机，一眼就看见了前边的情景，老司机全身刷地一下凉了半截，脑袋“嗡”的一下，心想，“坏了，火车车轮压上那么硬的炮架，肯定要出轨，列车出轨，马死人翻，车上的五百多名旅客……”老司机简直不敢再想了，他当时急忙地拉下了紧急制动闸，只听“吱！……”的一声，制动闸是拉了，可是火车的惯力太大，惯力推动着千吨重的列车，还是照直向前冲去……五十米，马不动，四十米，马不动，只有三十米了，马还是不动。老司机只觉得头发量，心想这算算完了，这场大祸，眼看没法挽救。哎，就在这

千鈞一发之时，突然，从部队的队伍里，冲出了一个身材高大的战士，他是誰？欧阳海。

刚才这一切情形，欧阳海全看到了，欧阳海心想，我是个人民战士，我是个共产党员，我能見急不救？只見他一个箭步，“嗖”的一下，冲上了铁道，那个快劲儿，就象飞似的。冲到了黑馬的后边，欧阳海用手一推，“嘶！”馬长叫了一声，还是站在那沒动……这时候火車就象塌下来的一座山似的，眼看冲着欧阳海就压过来了，欧阳海真不愧是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就在这生死的紧急关头，他真是“脸不变色、心不跳”，一下沒推动，紧接着再推第二下，就在火車距离欧阳海只有三、五公尺的一刹那，他用尽了全身力气，“哎！”推开了战馬。

車上的旅客得救了，可是我們敬爱的欧阳海同志却倒在了車輪下……

“班长！班长！”副班长抱起了重伤的欧阳海，一边哭着，一边叫喊着班长的名字。列車这时已經停下，老司机、老教授、师政委，所有列車上的人們都紛紛夺門而下，师政委指揮着搶救工作。老教授用自己的衣服紧紧地堵住了欧阳海流血的伤口。老司机激动地一下子扑在了欧阳海的身上：“同志，同志，好同志……”这时候关連长和卫生員也从队伍前边跑过来了。老司机王治卫一把拉住了关連长的手，泪流滿面地說：“同志，你們一定要救活这位好同志，是他救了車上这五百多人的生命，同志，我可以輸光我身上的血，可請你千万要救活他呀！”关連长点了点

头，急忙抱起了欧阳海，啊！欧阳海，这位人民的好战士，我們亲密的战友，終因伤势太重，停止了呼吸。关連长双手抱住欧阳海，半天說不出話来，两行热泪滾滾地流了下来……

一位解放軍同志舍身救列車的消息立刻传遍了所有車厢的旅客，大家都怀着沉痛的心情，紛紛走到这位人民战士的身边，默默地向烈士致敬！

两个带着紅領巾的中学生，解下了自己的紅領巾，放在了欧阳海的胸前，举起了右手向烈士宣誓：“敬爱的解放軍叔叔，您永远是我們学习的榜样。我們保证：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一定象您那样，做到臉不变色、心不跳。”

这时候，卫生員过来拿起了欧阳海带在身边的毛主席著作选讀和他的心得筆記，翻开筆記的第一頁，就見上面抄写着咱們伟大的領袖毛主席那金光光、紅閃閃的語录：“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讓我們高举起他們的旗帜，踏着他們的血迹前进吧！”

贖馬記

許岱

顧本位一時糊塗賣病馬 識大局認錯贖馬下桑園

話說河北省撫寧縣有個渤海公社，這個公社的劉義莊大隊桑園二隊，趕春耕大忙，買下了一匹菊花青大馬。這馬，膘肥體壯，毛梢兒油亮，駕起車轅，穩如泰山，跑起道來，四蹄生風，好不氣派。

莊里男女老少，瞅着這匹高頭大馬，莫不同聲贊好。

一天，日頭剛剛冒起三丈，大車道上飛快馳來兩輛自行車。打前頭的是個高個，用書包兜兒背着鼓鼓囊囊一袋子鈔票；打後跑的一個，年紀四十開外，中等身材，結實得好似一尊鐵塔，黑里透紅的臉上，淌着一串油汗。他肩上挎着一個馬籠頭，手里提着沉甸甸一副繮繩。說話之間，二人來到了桑園。桑園二隊隊長劉煥章一瞅：“喲！這不是賣馬給咱的榆關公社大劉莊二隊副隊長王述堂嘛！後邊那位是……”王述堂搶前一步說：“我來介紹一下，這就是咱大隊貧下中農代表王士榮同志。”

王士榮！劉煥章一听這名字，就立刻打心眼里

升起一股敬佩的感情，他亲热地把王士荣让进饲养室，心里想着：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杀驴的就是他呀！

杀驴是咋回事呢？原来是在春节前，大刘庄八队买了头驴。这是一头好驴，就是爱咬人，五六天光景，就咬了十来个。腊月十五那天，老贫农饲养员赵继先去添草，它耳朵一竖，竟把老赵捺倒地下，连啃带咬，险些丧了性命。对这头野驴咋办？有人说：“照葫芦画瓢，咋买的咋卖呗！”王士荣说：“不行！驱人卖驴，会坑害兄弟队。咬坏阶级兄弟，咱们也心疼！经过社会主义教育，社社队队创了资本主义老根，咱不能去办这号事！”大伙一听有理，把驴宰了。杀驴的故事，从此也就传成了佳话。

“杀驴”的事没过多久，想不到这驱人“卖马”的事又钻出来了。菊花青明摆着有病，血斑病，心脏病，关节炎，不老少。在撫宁县兽医院，还住了一个来月院，凑凑合合算好了，那些老病根，哪能一时半时就除得净。马出院那工夫，医生一再嘱咐，千万不要累着，一累就坏。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饲养，喂起了一身好膘，谁看了谁喜欢。这马，看表面是没一点毛病了。可是不能吃劲，那是口袋里卖猫的事，谁知是黑是白？这时正是春耕大忙，人们眼瞅着这匹大马不敢使唤，生怕闹出个差错，半拉子家业可就给败啦。王述堂想：“得，趁这工夫转手换主吧。”

那天在集市上，桑园二队的孙开、孙香、刘焕章一眼就看中了这匹菊花青，王述堂跟买主说：“人有

当时之灾，馬有轉經之疾，咱到牛头岩兽医站检查一下，有毛病是我們的；沒毛病，就錢一过手，籠头一換，再有个好歹就不管了。”孙开等人要馬心切，連忙說：“好，好好！就这么办吧。”牵到兽医站一检查，啥毛病也沒瞅出。孙开、孙香、刘焕章兴冲冲的牵着馬走了。

卖馬的事，传到王士荣的耳朵里，越想越不对劲。这个雇农出身的老社員，是貧下中农代表，是大刘庄有名的，眼睛里撈不下一粒砂子。你要不按社会主义原則办事，就是他亲爹亲娘，他也不肯高抬貴手把你放过去。他登登登三步并做两步，找到了王述堂，一見面就数落說：“哎呀，我的三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么大的风，还没把你那蒙心皮吹开呀，咱俩都是从小扛长活、披烂布片过来的人哪，咱干啥事得行的正，走的端，可不敢領着大伙儿走歪道呀！”

“啥事嘛？！”

“啥事，你把病馬拿去坑害人家，这事做的对嗎？”

“咋不对？咱又不是为个人，为的是咱队。”王述堂有点解不开疙瘩。

“为咱队？为咱队就能去糊弄人？要都这样，你糊弄我，我糊弄你，那不成了資本主义了嘛，还叫啥社会主义！你騙人卖馬，就不是咱貧下中农的心眼，就不是按咱社会主义原則办事。”

王述堂被他老弟說的哑口无言，知道自己办了

件錯事。晚上，他召开了社員大会来討論这件事。

話不說不明，灯不撥不亮。騙人卖馬的事一經点明，貧下中农的心可就亮堂了，二队社員接二連三开了几天会。这个說：“咱怕受損失，去坑害兄弟队，明摆着是損人利己的資本主义行为！”

那个說：“欺騙兄弟队，就是沒顾大局，都照这样干，社会主义就沒法建成了。”

有的还說：“今后办事，得先看到全县、全省、全国、全世界，先看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不能光顾自己的一个小队。”

二队队长馬金山說：“咱这思想跟《紀念白求恩》这篇文章中說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唱了反調，是資本主义思想的余毒，咱今后一定要把这毒根刨掉。”

“对，得把这毒根刨掉！”大伙儿异口同声地說：“得挽回这坏影响，保住咱貧下中农的本份。”

“我看这样办，”王士荣說：“咱拿着卖馬的錢到桑园二队去，先給人家道歉，告訴他們菊花青有病，咱把馬拉回来，錢如数退还。錢是小事，保住咱貧下中农的本份，保住咱社会主义名誉是大事。”

“对，應該这么办。”老貧农李庭珍說：“咱馬确实有病，咱不能推出門去不管。馬拉回来，咱知道啥毛病，还能将养好，别人摸不透它的毛病，使狠了就把人家坑了！”

就这样，大伙儿选出王士荣、王述堂到桑园道歉、贖馬來了。